



JPC

Journal of Publishing and Criticism

JPC, Vol. 1, No. 1, 2026, pp.87-96

Print ISSN: 3107-0892; Online ISSN: 3107-0906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jp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pc260109maivh>



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中《素食者》的伊卡洛斯式暴力

孙佳宇 (Sun Jiayu), 郭紫薇 (Florence Kuek)

摘要: 本研究以韩江《素食者》三部曲为对象, 结合诺斯罗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 参照伊卡洛斯神话, 提出“伊卡洛斯式暴力”概念, 探讨英惠所经历的暴力及其叙事进程。首先, 在《素食者》中, 英惠在婚姻与社会规训下压抑自身不安, 并通过拒食肉类来表现; 这一状态对应伊卡洛斯在父亲责备下被困囚笼的不安, 体现出家庭与社会规训对反叛者的压制。其次, 在《胎记》中, 围绕“绘画”与“裸身”描写, 揭示其短暂的“伊卡洛斯式飞翔”实为被凝视与异化的幻觉自由。最后, 通过《树火》中英惠“树木化”的结局, 结合弗莱对悲剧“献祭”的阐释, 论述其自我毁灭是伊卡洛斯式坠落的悲剧性超越, 由此, 英惠的暴力叙事悲剧构成了对伊卡洛斯神话叙事模式的现代性重构。因此, 本研究认为, 小说中的“伊卡洛斯式暴力”既表现为外部压迫, 也内在于英惠对纯粹自由的极端追求。将弗莱的原型批评方法运用于三部曲结构分析, 有助于理解韩江小说中反抗与毁灭的悖论, 并为当代东亚文学的悲剧意识与身体政治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 《素食者》; 神话-原型批评; 伊卡洛斯; 暴力; 韩江

作者简介: 孙佳宇,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电邮: 768966255@qq.com。郭紫薇 (通讯作者),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荣誉文学士, 马来亚大学文学硕士, 美国东南浸信会神学院圣经语言研究硕士, 马来亚大学哲学博士。研究领域为马华文学, 世界华人文学, 教育学。电邮: florencekuek@um.edu.my。

Title: A Myth–Archetypal Analysis of Icarus-Like Violence i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trilogy through Northrop Frye’s

myth–archetypal criticism and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Icarus-like violence” with reference to the myth of Icarus. It analyzes the forms of violence Yeong-hye experiences and their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The Vegetarian*, Yeong-hye suppresses anxiety under marital and social discipline, articulated through her refusal of meat, corresponding to Icarus’s confinement under paternal authority and revealing repression imposed on transgression. In *Mongolian Mark*, representations of painting and nudity expose a brief “Icarus-like flight” structured by gaze and objectification rather than freedom. In *Flaming Trees*, Yeong-hye’s arboreal transformation is read, in light of Frye’s concept of tragic sacrifice, as a self-destructive form of Icarus-like fall. The study argues that Icarus-like violence functions both as external oppression and as internalized violence embedded in Yeong-hye’s extreme pursuit of pure freedom. Applying archetypal criticism to the trilogy’s structure clarifies the paradox of resistance and destruction in Han Kang’s fiction and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on tragic consciousness and body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Vegetarian*, Myth–Archetypal Criticism, Icarus, Violence, Han Kang.

Author Biographies: **Sun Jiayu**, a master candidate a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Malaya. E-mail: 768966255@qq.com. **Florence Kuek** (Corresponding Author), a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 Master of Ar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a Master of Biblical Language Studies from Southeast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and a Doctor of Philosoph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E-mail: florencekuek@um.edu.my.

引言

诺斯罗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影响深远。在其代表作《批评的解剖》中，弗莱（2002）指出，文学是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其深层结构由普遍存在的“原型”构成。他强调“神话位移”，即许多看似写实的作品实质上是古老神话原型在当代语境下的变形与重构，这些原型源自人类共有的神话、仪式与梦境，表现为反复出现的意象、人物与叙事模式，在宏观上，可对应如春之喜剧、夏之传奇等四季循环的文学类型（弗莱，2002）。而通过识别文本中潜藏的原型结构，就可揭示作品深层象征意义与隐蔽叙事逻辑，在当代东亚文学中，韩国作家韩江及其《素食者》正是这一方法的典型分析对象。

韩江在 202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提出悖论式叩问：“为何世界充满了暴力与痛苦？然而，世界又为何如此美丽”（韩江，2024）。显然，暴力是其创作尤其是《素食者》三部曲的核心母题。小说通过丈夫、姐夫与姐姐三重视角描绘主人公英惠从顺从家庭主妇，逐步走向以身体为战场、最终以绝食“植物化”的抗争，其叙事可概括为“反抗规训—身体叛逆—自我毁灭”的悲剧递进。

细察叙事结构，英惠的悲剧经历与神话中伊卡洛斯的叙事模式形成呼应。伊卡洛斯借蜡翼飞离囚笼，却因追逐太阳坠亡，其“受困—飞翔—坠落”的叙事模式，对应英惠在《素食者》中受困于家庭规训、在《胎记》中以身体叛逆、在《树火》中执意植物化并绝食的坠落过程，形成结构映照。

因此，本研究借弗莱神话—原型批评，以“伊卡洛斯”为原型重构《素食者》的暴力叙事，提出

“伊卡洛斯式暴力”概念。该概念即揭示，英惠所承担的暴力既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外部规训，也内嵌于英惠对超越的极端追求，两者共同构成其悲剧根源，从而呈现韩江笔下“反抗”与“毁灭”的悖论张力，从而为理解其笔下的暴力提供基于神话原型的阐释路径。

一、囚笼之不安的食肉血梦

诺斯罗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认为，文学作品能够超越具体的历史背景，引起普遍的共鸣。这种普遍性源于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原型结构，而这种原型结构深植于人类集体潜意识里，无论文化和时代的如何变化，都会通过“移位”和“变形”等方式，在各种文学作品中不断重现（韩雷，2012，p.92）。因此，从这个视角下看，文学中的诸多核心意象和情节，并不仅仅只是对现实的描写。它们更像是一种象征，把个人的独特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型事件。

在这一转化过程中，梦境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诺斯罗普·弗莱所言：“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神话，将仪式和梦结合起来”（弗莱，2002，p.169）。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个人梦境常常成为普遍性神话得以显现的窗口。

从这个角度看，韩江《素食者》开篇中英惠的食肉梦境，绝非简单的心理描写。它体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困境，揭示了潜藏在她意识深处的创伤在生理层面的返场，同时与关于暴力、牺牲和复仇等集体原型发生联系，也预示了她在伊卡洛斯式命运下即将经历的痛苦和挣扎。

在小说第一部《素食者》中，有着一段极具张力的家庭场景描写，揭示了英惠所承受的暴力以及反抗的萌芽：

“吃火锅用的牛肉、五花猪肉、两块硕大的牛腱、装在保鲜袋里的鱿鱼、住在乡下的岳母前阵子寄来的处理好的鳗鱼、用黄绳捆成串的黄花鱼、未拆封的冷冻水饺和一堆根本不知道装着什么的袋子。妻子正在把这些东西一个接一个地倒进大容量的垃圾袋。”（韩江，2021，p.7）

而丈夫在看到妻子正在丢掉肉的行为，失去理智，愤怒地大喊大叫起来，并质问她：“你这是在做什么……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把那些东西都扔掉”（韩江，2021，p.8）。面对质问，英惠只是用左手揉着被丈夫掐红的右手腕，用一如既往沉稳的语气说：“我做了一个梦”（韩江，2021，p.6）轻掩内心剧痛。这句看似平静的回复，实则是她在巨大家庭和社会暴力创伤中无法直言的伤口，而梦境则成为了她唯一被允许、也是唯一能使用的隐秘反抗萌芽。

从具体情景进入心理层面，英惠梦境的意义得以进一步展开。正如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所指出：“梦是潜意识的表达，是被压抑的欲望与创伤以象征形式出现的结果。”（弗洛伊德，2013，p.224）英惠拒绝食肉并将肉类丢弃，正是源于她反复出现的恐怖梦境。梦中大量滴着鲜血的肉块使她产生强烈的不安与恐惧，她在文中回忆道：

“我无法忘记用牙齿咀嚼生肉时的口感，还有我那张脸和眼神……那是我见过无数次的脸，但那不是我的脸。我无法解释这种似成相识又陌生的感觉……也无法讲明那种既清晰又怪异和恐怖的感觉。”（韩江，2021，p.10）

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体验，反映出她在心理层面对被迫吃肉的恐惧与不安。在梦中，英惠不仅反复经历“吃肉”的场景，也不断目睹杀人与被杀的画面。“吃肉”与“杀人”在此并置为同样令人恐惧的经验（侯家琦，2023，p.17）。

她将梦中的凶手和死者与现实中的亲人联系起来，却又刻意强调他们并非具体的“妈妈或姐姐”，而只是与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肮脏的、恐怖的、残忍的感觉”（韩江，2021，p.27）相似。这种模糊的回忆表明，梦中的暴力并非指向某一个明确的施暴者，而是指向弥散于家庭与婚姻关系中的规训力量。因此，英惠在梦中不断经历“吃”与“被吃”、“杀”与“被杀”的循环，凸显的是她作为受害者，被长期规训并困于家庭结构之中的处境。梦中无法逃离的状态，正是她在现实生活中无从选择的心理映射。

而回到诺斯罗普·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视域中，英惠的梦境不仅是个人心理的受困，更是原型在文学中的象征化呈现。英惠反复出现的血肉梦境及其所折射的家庭压抑状态，正对应着古希腊伊卡洛斯神话中蜡翼起飞之前的“受困”阶段。在神话叙事中，伊卡洛斯是建筑师代达罗斯之子，因触犯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父子二人被囚禁在由代达罗斯亲手建造的迷宫之中。迷宫表面上秩序严密、结构精巧，却封闭无出口，是一种以秩序之名限制自由的空间象征。将父子囚禁其中的国王，代表的是外在而强制的权力；而迷宫本身则由父亲建造，是父权与技艺理性的产物，父亲也因此成为权力结构的协作者。由此，迷宫不仅是国王暴力意志的物化形态，也是父权秩序被内化后的隐秘存在。在这种封闭且看似合理的结构中，规训与暴力以不自觉的方式运作，使被困者在日复一日的限制中逐渐耗损意志。伊卡洛斯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长期处于压抑与受困状态。

这一原型结构深刻映照了英惠的处境。她的梦境折射出现实中长期压抑于她的伤害，其中不仅有来自社会的外部规训，更有由父亲、丈夫、姐姐等家庭成员共同构筑的、以义务与责任为名的隐秘规训迷宫。这一迷宫将她紧密包裹，使自由被封锁在家庭与社会秩序之中，甚至让她难以意识到会有逃离的可能。正因如此，梦境中的凶手与被杀者始终是模糊化的，它们并非指向某个明确的施暴主体，而是英惠对弥散性父权规训结构的感知与回应。

弗莱指出，文学小说常是古老神话经过“移位”处理的产物（弗莱，2002）。这种“移位”并非简单复刻神话情节，而是将神话的深层叙事结构与心理模式移植到当代社会和具体人物关系中。伊卡洛斯神话中“受困”阶段的核心在于，个体被困于规训构筑的封闭迷宫中，内心萌生自由的渴望，并开始积蓄反抗的力量。在《素食者》中，这一结构通过“移位”，体现为英惠在家庭中的处境，即丈夫的物化凝视以及家人的沉默，共同形成一个压抑的“迷宫”。在这样的受困下，英惠反复的血肉梦境象征她潜意识中的受困与觉醒，而她拒食肉类、选择素食的行为，则是开始对规训最初的反抗萌芽。由此可见，英惠的梦境和素食选择，并非情节上的模仿，而是伊卡洛斯原型中“受困”阶段在当代文学中的映现。

综上所述，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视角分析，《素食者》第一部中英惠反复出现的血肉梦境、决绝的拒食行为及长期处于的压抑性家庭结构，与伊卡洛斯神话原型中的“受困”阶段形成了深层结构性和心理模式的契合。英惠无法言说的潜意识创伤，通过血腥梦境得以象征化呈现；而她在现实中坚持素食的沉默反抗，则可视作伊卡洛斯式的对被困自由的本能渴望与回应。而神话—原型批评的“移位”理论，在此就不仅揭示了英惠在家庭与社会双重规训下所承受的结构性暴力与精神困境，也将为其后续叙事中更为激烈的叛逆“飞翔”与最终悲剧性“坠落”，提供了完整原型轨迹的追溯与铺垫。

二、飞翔之叛逆的裸体缪斯

在神话—原型批评体系中，“飞翔”是一种高度典型的原型意象，往往与解放、超越以及对既有秩序的否定紧密相连（尹泓，2012，p.86）。伊卡洛斯叙事第二阶段的“飞翔”，正是这一原型的集中体现。在神话中，伊卡洛斯借助蜡翼挣脱由父权与王权共同构筑的囚禁迷宫，短暂地飞离规训。然而，这一飞翔本身亦内含着悲剧性的悖论，即伊卡洛斯并未真正摆脱规训与凝视。他依赖父亲制造的蜡翼完成出逃，而其所谓的自由始终暴露在太阳的凝视之下，因此从一开始便注定要走向融化与坠落。

第二部《胎记》中英惠的反抗，正是在这一“飞翔”的结构性象征中展开其叙事的。如果说第一部《素食者》是通过血肉梦境与拒食肉类的现实行为，完成了伊卡洛斯神话原型中“受困”阶段的当代移位，那么在《胎记》中，英惠对自身身体的叛逆则对应着伊卡洛斯原型中“飞翔”的第二阶段。在第二部随着婚姻与家庭的规训加剧，当亲人将她逼入绝境时，她不再仅以素食这一方式被动抵抗包围自身的规训与暴力，而是通过身体的裸露、叛逆以及与姐夫的越界乱伦，将身体转化为反抗的核心支点。在这个过程中，她的身体既是武器，又是暴力施加其上的战场，从而展开了对规训下的暴力秩序最为激烈、却也最为短暂的一次出逃。

然而，正如伊卡洛斯的飞翔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英惠看似决绝的“飞翔”同样潜藏着再度被驯服的危机。她通过与画家姐夫陷入不伦关系，将自身身体当作画布，成为姐夫艺术欲望的载体，使原本指向主体反抗的身体叛逆，重新被置入由男性观看、凝视与异化所构成的暴力之中。由此，英惠的反抗从一开始便内含坠落的可能性，也在原型层面上预示了其最终的崩塌。因此，《胎记》中英惠的叛逆反抗姿态，构成了伊卡洛斯原型中“飞翔”阶段在当代文学语境中的一次典型移位。

在《素食者》第二部《胎记》中，小说通过姐夫对英惠身体的凝视，细致描绘了其欲望的生成过程：

“假如没有发生这件事，那个女人臀部绽放花朵的画面也不会成为刺激他灵感的瞬间……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清晰且准确地形成因果关系，烙印在了他的脑海里。”“他想象着从未见过的小姨子的裸体，开始动笔描画。当画出臀部上像绿叶一样的胎记时，他体验到了轻微的颤栗和勃起”。（韩江，2021，p.58）

英惠的身体在此刻被姐夫转化为欲望投射的对象。这一过程对英惠来说，既是暴力的凝视，也是审美的物化。她的赤裸和叛逆在姐夫的视野中被重塑为供人欣赏的“裸体缪斯”，她原本以身体抗衡规训的“飞翔”在凝视下，再次失去了反抗的自主性。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英惠在被凝视的暴力物化的同时，也体验到心理上的短暂自由。小说中，她将身体上绘制的植物图案视为庇护与身份转换的媒介，并自言道：

“我想留着这些画，所以没有洗澡……以后如果掉了色，希望你能再帮我画上去。”“我是不是再也不用做梦了……现在不害怕了……再也不害怕了”（韩江，2021，pp.96-118）

在姐夫的蛊惑下，她身体上的这些植物图案如同神话中伊卡洛斯的蜡翼，使她得以暂时脱离“妻子”“女人”等社会身份的束缚，获得对现实暴力与规训的短暂逃逸与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脆弱而短暂。小说中英惠对姐夫画的依赖，如同伊卡洛斯无惧阳光飞翔，却因

蜡翼融化而坠落。韩江巧妙地安排了植物颜料终会掉色脱落这一场景，暴露英惠无法真正借助姐夫拯救自己的残酷事实。此时，她以身体为代价的叛逆反抗不再是对暴力的直接反抗，而是演变成了一场更隐蔽的驯服，如同伊卡洛斯在飞翔上升中受到的阳光下烈日的凝视，她的身体本是 her 对抗规训的姿态，却在姐夫的凝视下变成“裸体缪斯”的物化对象，呈现出一种伊卡洛斯式飞翔的悲剧底色，预示了这场以身体为代价的裸露叛逆所具有的幻觉性质，也构成了伊卡洛斯神话原型中“飞翔即危机”这一深层结构的生动再现。

因此，在《胎记》结尾处，当姐姐撞破这场以艺术为名义的“裸体绘画”乱伦时，英惠没有恐惧，而是以茫然的目光直面现实。这一反应既象征着她主体意识的进一步瓦解，也构成她对自身处境的关键觉知时刻。她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彻底沦为他者欲望与权力争夺的战场，任何依附性的“飞翔”都无法真正通向自由。正如神话中伊卡洛斯的蜡翼飞翔并非终点，而是在逼近太阳的过程中悄然孕育着坠落的必然性，英惠在第二部中所经历的“飞翔”同样是一种以幻觉为基础的短暂反抗。

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在此揭示出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在这一三部曲中，第一部《素食者》所呈现的“受困”，与第二部《胎记》中短暂而失效的“飞翔”，并非解放的完成或终点，而是通向以“坠落”为代价的自毁式反抗的必经阶段。而接下来，在第三部《树火》中，英惠不再寻求被理解或被观看，也不再试图借助姐夫实现虚幻的“飞翔”，而是通过彻底拒绝进食、拒绝语言，以及拒绝人类身体本身与社会秩序的方式，将所有暴力和规训焚烧殆尽，以焚毁自身的行为完成伊卡洛斯式第三阶段的“坠落”，从而再现伊卡洛斯神话原型中由上升走向毁灭的完整悲剧结构。

三、坠落之毁灭的熊熊树火

在《素食者》三部曲的终章《树火》中，叙事视角由英惠悄然转移至姐姐仁惠。通过仁惠的叙述，英惠对“成为植物”的执念不再停留于梦境或裸体绘画阶段的短暂幻想，而是呈现为一条清晰、连续、最终通向自我毁灭的悲剧进程。

从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视角来看，英惠在《树火》中所经历的并非单纯的绝食和自残行为，而是伊卡洛斯神话中“坠落”阶段在其文学作品中的结构性移位与重构。自 20 世纪以来，受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及弗莱神话一原型批评的影响，伊卡洛斯的悲剧神话常被解读为上升神话中的典型“献祭者”形象，其坠落常被视为对太阳“自知不能到达的真理”迷恋的必然结果（叶隽，2020，p.72）。

而第三部中英惠的绝食行为就是原型视域下伊卡洛斯式坠落的再现。如同伊卡洛斯不听父亲的规训而执意飞向太阳，英惠也执意走向植物化的“树”，她在《树火》中的悲剧“坠落”并非反抗的失败，而是对既有规训暴力作出的终极拒绝，也是其反抗意志被推至极端的献祭式表达。正如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所指出的：“悲剧人物往往并非因道德缺失而受惩罚，而是因其存在本身偏离社会秩序而被推向毁灭……其悲剧既是个体持续抗争所显示的英雄气魄，也是在毁灭中对凡夫俗子所代表的秩序的讽刺与超越”（弗莱，2002，p.57）。英惠正是通过绝食“成为树”，以此完成她对人类世俗秩序的英雄反抗与超越。

而这种以彻底摆脱人类身体与社会身份束缚的方式，追求植物性的存在而成为“树”的献祭描写，在《树火》中有着大量详细的呈现。小说首先通过她在精神病院的梦境描写展现这一心理进程，预示其献祭式“坠落”的展开：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是梦，我在梦里倒立……身上长出了树叶，手掌生出了树根……一直钻进地里，不停地，无止境地……我的胯下仿佛要开花了，于是我劈开双腿，大大的劈开……”（韩江，2021，p.149）

英惠在梦中手掌生根，不断向下扎入土地，双腿劈开的倒立姿态构成了对伊卡洛斯原型的“坠落”书写。正如伊卡洛斯无畏阳光的暴力、以向死而生的姿态决绝地飞向太阳，英惠在梦中的“倒立与扎根”同样是一种主动的向死而生，她以身体倒立下沉的方式，拒绝人类社会施加于她的规训与暴力。而梦中其胯下“即将开花”的意象，进一步指向英惠潜意识中趋向去性别、去规训化的植物性存在，使这一梦境明确呈现为一种脱离人类秩序与暴力结构的植物化献祭。因此，在《树火》中精神病院的梦境里，她体内不断积累的叶片与树根，正是其即将在现实暴力中爆发的、最为彻底的挣扎的映照。

在现实世界中，英惠反复被社会规训与家庭暴力所束缚，始终无法找到逃离迷宫的出口。正是在这种无路可退的极端处境中，她最终在精神病院中将梦境中的“坠落”转化为现实行动，即通过彻底地拒绝进食，使身体成为植物性献祭的现场。《树火》中，当姐姐仁慧前往精神病院探视英惠时，对她因绝食而呈现出的身体状态进行了细致而残酷的描写：

“只见英惠平躺在床上……整张脸、脖子、肩膀和四肢已经没有一点肉了，骨瘦如柴的模样就跟灾区饥饿的难民一样……双颊和手臂长出了仿若孩子身上才会有的长长的汗毛。医生解释说，这是由于长时间不进食导致的荷尔蒙失调现象。”（韩江，2021，p.152）

仁慧看着英惠急剧消瘦的脸，以及如海草般未经梳理而显得蓬乱的头发，在震惊与担忧中询问她为何要这样对待自己，并急切地劝她进食。面对仁慧的关心与追问，英惠并未作出直接回应，而是打断了姐姐的话。她将脸凑近仁慧，仿佛在低声诉说一个不可回头的秘密，将自己的决定轻声告诉了她：“姐，我现在不是动物了……我不用再吃饭了，只要有阳光，我就能活下去……很快，我就不用讲话和思考了。”（韩江，2021，p.155）“我现在不是动物了”（韩江，2021，p.155）这句话，意味着英惠与人类世界的彻底决裂。“我不吃”的选择，则是她将梦境中的倒立与下沉付诸现实的绝食献祭。她以这种方式坚定地向下坠去，坠向那个在她的想象中没有性别、没有暴力和规训的植物性生命之中。至此，英惠以彻底绝食的植物化献祭完成了伊卡洛斯神话中由“受困”经“飞翔”直至“坠落”的完整叙事循环，使这一献祭的悲剧原型在当代小说中得以重现。

与此同时，英惠伊卡洛斯式的献祭般“坠落”也深刻影响了仁慧。在《素食者》第一部中，仁慧长期忍受着其丈夫的冷暴力及其父亲所带给她的童年阴影，却一直以妥协与麻痹的方式掩饰自身的痛苦，而在《胎记》和《树火》中，当她目睹英惠被送入精神病院，并以绝食将植物性献祭付诸现实时，她对妹妹的极端反抗产生了触动并深感震撼。这种震撼不仅唤醒了她在以往婚姻中压抑的麻痹状态，也促使她开始反思自身的生存状态：

“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再也无法忍受了。再也过不下去了。不想再过下去了。她再次环视房间里的物品，那些东西都不是她的，正如她的人生也不属于她自己一样……她知道自己在很早之前就已死去。”（韩江，2021，p.167）

从弗莱的神话一原型批评视角来看，英惠以极端绝食实现的植物性献祭，是伊卡洛斯式“坠落”的典型原型事件。在《树火》中，这一献祭通过激发仁惠的内在共鸣，使她开始尝试挣脱长期受到的规训与暴力，这也体现了弗莱的观念，即文学中的献祭并非单纯呈现个体毁灭，而是构成神话循环中从“死亡”向“重生”过渡的必要环节（弗莱，2002）。这也恰恰对应着接下来仁惠在小说中所反思的追问：“如果丈夫和英惠没有冲破那道防线，也许倒下去的那个人会是自己……难道说英惠今天吐出的血，不是从她内心喷涌而出的吗？”（韩江，2021, p.184）

因此，此处英惠的伊卡洛斯式“坠落”不再仅呈现了个人英雄悲剧的原型，更通过触动他者即仁惠的内心，使得献祭本身在弗莱的神话视域下完成了从“个体毁灭”到“精神重生”的原型循环。在弗莱的理论视域下，若小说结尾缺乏仁惠的内心觉醒，英惠的自我献祭式坠落可能会更多停留在孤立、悲观的个人悲剧象征层面，而恰恰是仁惠的觉醒，让我们看到原型力量的强大生命力，它既驱动了英惠以暴力方式的反抗，又在仁惠身上引发回响形成精神传递，在故事世界内部产生了积极意义与深远价值。

四、结语

《素食者》三部曲中的英惠，在伊卡洛斯“受困—飞翔—坠落”的原型框架下，显现出一种悲剧性的反抗命运。她的反抗始于噩梦，在语言与社会身份失效之时，身体成为她唯一的战场，并通过“不吃”“裸体”与“成为树”的方式，来持续对抗着现实的规训与暴力。回望韩江曾在诺贝尔文学奖典礼上提出的设问：“一个拒绝成为‘人类’的人，将经历什么”（韩江，2024），英惠的坠落，正是这一问题的回答。与此同时，弗莱的神话一原型理论提醒我们，神话原型不仅塑造着叙事结构，也在文学中生成更深层的影响意义。正如小说结尾，当姐姐仁惠走出医院，看见路边的树木在阳光下熊熊燃烧，如同无数昂然站立的野兽，它们既象征着对暴力秩序的无声抗议，也昭示着个体反抗所生成的延续力量。因此，从小说结尾中仁惠的觉醒来看，英惠的抗争虽以自毁告终，却通过神话原型的力量，显现出对社会、权力与自由意志的永恒追问。或许，这场抗争将仍会继续。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ORCID

Sun Jiayu ^{ID} <https://orcid.org/0009-0004-6787-8800>

Florence Kuek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1630-9347>

References

杜志卿、张燕(2004): “《秀拉》: 一种神话原型的解读”, 《译林》(02): 80-88。

[Du Zhiqing, Zhang Yan (2004). “Sula: An Interpretation of Mythological Archetypes.” *Yilin* (02): 80-88.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04.02.013>]

- 韩江(2024年12月7日):“光与线”,检索于2026年1月18日,自<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4/han/lecture/>
- [Han Kang (2024, December 7). “Light and Thread”. Retrieved January 18, 2026, from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24/han/lecture/>]
- 韩江(2021):《素食者》,胡椒简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 [Han Kang (2021). *The Vegetarian*. Translated by Hu Jiaotong. Sich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韩雷(2012):《神话批评论——弗莱批评思想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
- [Han Lei (2012). *Myth Criticism: A Study of Northrop Frye's Critical Thought*.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 侯家琦(2023):“‘吃与被吃’视域下《素食者》中的女性困境书写”,《今古文创》(39):16-18。
- [Hou Jiaqi (2023). “Depiction of Women’s Plight in *The Vegetar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ting and Being Eaten’”. *Jin Gu Wen Chuang* (39):16-18. DOI: <https://doi.org/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9.004>]
- 惠凯赟(2019):“原型批评视角下叶芝戏剧中神秘思想探析——以女性角色为例”,《戏剧文学》(07):92-95。
- [Hui Kaiyun (2019). “An Analysis of Mystical Thought in Yeats’s Pl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chetypal Criticism: A Case Study of Female Characters.” *Drama Literature* (07): 92-95. DOI: <https://doi.org/10.14043/j.cnki.xjwx.2019.07.020>]
- 刘世浩(2011):《古希腊神话故事大全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 [Liu Shihao (2011).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Ancient Greek Myths and Stories*.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 马春玉(2025):“《丽水的爱情》中伊卡洛斯型人物的‘重复’与韩江小说的伦理底色”,《外国文学》(05):138-147。
- [Ma Chunyu (2025). “The ‘Repetition’ of Icarus-type Characters in ‘*Love of Yeosu*’ and the Ethical Undertone of Han Kang’s Novels.” *Foreign Literature* (05):138-147.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25.05.011>]
- 诺斯洛普·弗莱(2002):《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
- [Northrop, Frye. (2002). *Anatomy of Criticism*, translated by Chen Hui, Yuan Xianjun, and Wu Weire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邵薇(2025):“再现生命的脆弱:《素食者》中的创伤书写”,《当代外国文学》(02):96-102。
- [Shao Wei (2025). “Representing the Fragility of Life: Trauma Writing in ‘*The Vegetarian*’”,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2): 96-102.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25.02.014>]
- 沈颖(2019):“浅析韩国小说《素食主义者》中的伦理混乱与伦理选择”,《大众文艺》(09):53-55。
- [Shen Ying (2019). “An Analysis of Ethical Confusion and Ethical Choice in the Korean Novel ‘*The Vegetaria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09): 53-55. DOI: <https://doi.org/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19.09.095>]
-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13):《梦的解析》,高申春译。中华书局。
- [Sigmund, Freud. (201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ranslated by Gao Shenchun.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香玲(2016):“追寻与重生:《赫索格》的神话—原型解读”,《外语教学》(02):73-77。
- [Wang Xiangling (2016). “Quest and Rebirth: A Myth-Archetypal Interpretation of Herzo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02):73-77. DOI: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023/h.2016.02.017>]
- 王艳丽(2025):“翻译社会学视域下韩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以‘韩女文学’为中心”,《文艺理论与批评》(02):131-141。

- [Wang Yanli (2025). "A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ociology: Focusing on 'Korean Women's Literature'."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02):131-141. DOI: <https://doi.org/10.16532/j.cnki.1002-9583.2025.02.015>]
- 谢永新、李娜(2019):“韩江小说女性人物的个人意识与抗争”,《广西民族师范学报》(05):105-108。
- [Xie Yongxin, Li Na (2019). "The Personal Consciousness and Resistance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Han Kang's Novels." *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05):105-108. DOI: <https://doi.org/10.19488/j.cnki.45-1378/g4.2019.05.024>]
- 辛敬敬、金春子(2023):“浅析《素食主义者》中的人物形象”,《大众文艺》(12),19-21。
- [Xin Jingjing, Jin Chunzi (2023).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Images in The Vegetaria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12):19-21. DOI: <https://doi.org/10.20112/j.cnki.ISSN1007-5828.2023.12.007>]
- 胥维维(2025):韩江《素食者》的阈限书写。《外国文学》(05),127-137。
- [Xu Weiwei (2025). "Liminal Writing in Han Kang's *The Vegetarian*." *Foreign Literature* (05):127-137.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25.05.010>]
- 徐文君、金红英(2023):“生存还是毁灭?——精神分析视域下的《素食者》”,《名作欣赏》(21):163-166。
- [Xu Wenjun, Jin Hongying (2023). "To be or not to be? —— *The Vegetari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Masterpieces Review* (21):163-166.]
- 叶隼(2020):“伊卡洛斯的精神三变——以侨易现象为主要线索的分析”。《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02):66-75。
- [Ye Jun (2020). "The Three Metamorphoses of Icarus's Spirit: An Analysis with the Qiao-Yi Phenomenon as the Main Clue." *Journal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02):66-75.]
- 易晓明(2023):“论作为调和体系的弗莱神话原型批评”,《湖北社会科学》(11):97-107。
- [Yi Xiaoming (2023). "On Frye's Myth-Archetypal Criticism as a Reconciliation System." *Hubei Social Sciences* (11):97-107. DOI: <https://doi.org/10.13660/j.cnki.42-1112/c.016209>]
- 尹泓(2012):《飞天意象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
- [Yin Hong (2012). *A Study of the Feitian Imagery*. PhD dissertation, Yangzhou University.]
- 于智雯(2020):“韩江小说中的植物意象隐喻——以《素食主义者》为主例”,《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09):177-182。
- [Yu Zhiwen (2020). "Metaphors of Plant Imagery in Han Kang's Novels: A Case Study of *The Vegetarian*." *Journal of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09):177-182. DOI: <https://doi.org/10.16083/j.cnki.1671-1580.2020.09.041>]